

【峥嵘岁月】

以莘庄见证祖国发展

文 胡孟浩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我入住莘庄已有二十多年了。莘庄与我有些历史渊源。我的外婆家耕本堂杨氏早年由松江迁至莘庄,是当时望族,这在原上海县志中有记载。据杨家亲戚说杨家原址在今莘建路、莘西路一带。随着时代变迁,原址已荡然无存,只能留存于回忆之中。杨氏有女易惠群(原名杨亦欢)早年参加革命,建国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。我外婆高寿,活到百岁。在近九十时,因两岸未开通,尚到香港与在台湾的二舅会面。四十年的分离,母子、兄弟姐妹得以重逢,

其情其景可想而知。后来两岸开放,亲人得以经常来往了,这是旧话。

1994年,我因建南北高架而迁至莘庄报春小区。刚来时,阳明国际和丽华公寓还是一片农田,我夫人曾在其中种过蚕豆。地铁一号线刚通到莘庄时,有一次我下班回来,摆渡的面包车上只有我一人,可见当时居民之少。现在乘地铁想有座位,至少要等一趟车。甚至末班车也是人头拥挤。

我亲眼目睹了阳明、丽华等住宅的建成,报春路东面开通、西面直通七莘路,水清路隧道的改建,淀浦河桥的建成……除了

我家周边的建设外,闵行区和莘庄镇的建设也是日新月异——莘庄镇高楼群起,轨交五号线南延伸至南桥,莘庄龙之梦、地铁南广场仲盛建成后,人们不出莘庄即能享受现代化都市的生活……作为莘庄的居民,我由衷地感到自豪。

我对新事物是比较感兴趣的,莘庄立交未完全建成前,我就骑自行车到上面转一圈。虹桥枢纽刚建成,我就去参观认路,以便今后出行之需。莘庄地铁站的改建和莘庄商务区的建设,显示的是闵行区莘庄镇经济结构的转变方兴未艾,我衷心期待闵行

和莘庄的明天会更好。

我在莘庄居住多年,见证了莘庄和闵行区的成长,也得到了闵行区和莘庄镇领导的关心,在此表示感谢!更祝愿闵行区和莘庄镇的建设更上一层楼,成为宜居的城区,让莘庄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。

在此期间,我还参加了莘庄台联分会,在区、镇领导下,区台联、莘庄分会指导下,为祖国统一尽一分绵薄之力。

在建国七十周年之际,以莘庄和闵行的发展,见证祖国的繁荣富强。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!

【游记】

国学的讲堂,修身的宝地 浦江书院参观记

文 束强弟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浦江书院座落在韩湘水博园门内的东侧,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熠熠生辉,仿佛就是一幅漂亮的江南水乡风景画;书院依附着水博园所集聚的古桥、千年的古树、仿古的建筑和园内充满马桥古文化原生态的环境,让我颇为青睐。书院不愧为是东方大都市中闹中取静、修身养性的宝地。

2019年7月6日,我们老同事一行九人参观了浦江书院,受到了身着素装的王新华院长的热情接待。王新华院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修者、践行者,致力于国学传播和教育有三十多年,主讲2000余场国学公益大讲堂,受众10余万人。她引领我们参观了清静淡雅品茗的茶室、传承国学宣讲的课堂和返璞归真的禅修教室,处身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殿堂里,我有一种迫不及待地寻觅宝藏的冲动。

书院的东北处是展览室,门前两侧黑色牌匾上,十个烫金大字——“修人生福慧,育民族魂魄”闪闪发光;我凝立在展室中央孔子塑像前,虔诚之感油然而生;展览室精选了近700幅照片,组成了“跟着孔子去游学”的摄影展,以轻松愉快、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孔子的一生,述说着他的思想与学说。孔子治国理政、为人处世的价值观,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,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。



我们边参观展览会,边听王院长侃侃而谈: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,书院提倡国学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培养青少年陶冶民族精神、提升民族素质的具体行动。”王院长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。浦江书院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,大力开办国学大讲堂,多年来悉心举办“学习弟子规,培养德才兼备孝儿郎”的青少年国学训练营,让数以千计的青少年沐浴国学智慧的滋养,传承中华优

秀文化,营造和谐社会。浦江书院以“德”育人,举办讲公德、师德、医德等二千余场国学讲课,接受教育的市民将近百万人。

如今,浦江书院已经成为“世界老子思想研究会上海培训中心”、“香港孔教学院上海办事处”、“闵行区无偿献血志愿者爱心活动基地”、“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采风创作基地”,还先后被授予闵行区马桥镇“道德大讲堂”、“闵行区市民修身基地”,被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(CETV)评为

“中国十佳国学书院”;2018年5月还被评选为上海市“市民修身行动”市级示范点。

浦江书院以文化自信为己任,竭尽全力对少年儿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,培养他们从小对尊长“尽孝”、对社会“尽责”、对国家“尽心”,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,源远流长。

浦江书院这个传承国学的讲堂、市民修身的宝地,将继续骄傲地演绎着人间的美好故事,为世人留下更多感人的佳话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童年暑趣

文 陈日旭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暑假,因暑气太盛、炎热难耐,学校放假时间可长达两月。回想六十年前的暑假,充满天性率真的童趣。

在下生于曹家渡,一过三官堂桥就是落荒的乡下,人称“浜北”。小学快毕业的暑假一日,邻家小伙伴狗说,母亲要带他到浜北乡下亲戚家玩,问我去不。征得母亲同意,我戴上草帽,也跟着去了。其时,浜北除曹杨路稀稀落落的平房瓦屋之外,全是河浜与农田。狗狗引我从亲戚家后门出去,有一片蔬菜田,通过田间小径来到河边树荫下,只见有个赤膊男孩朝我们招手,示意不要弄出声响。但见树背后有人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,正伸向密密的枝叶间粘捕“药胡子”(鸣蝉)。他们送我一只,抓挠它的腹部,会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,很是好玩。

清清的河水在夏风吹拂下,闪着涟漪。我们在浓荫下停下,狗狗随手捡了一石片,侧腰后仰,用劲朝水面抛去,只见石片蜻蜓点水般掠过,激起朵朵水花。还一路发着“特、特、特……”的声音,尤其好听。狗狗说,这叫“打水漂”,乡下孩子常玩的游戏。我扔下草帽学着比试,还专门挑大小适中的碎瓦片,凹面朝上,凸面向下,大拇指和中指捏着瓦片,食指抵在瓦片断面,这样甩出去,带有旋转,可使点击数多且远。几次试下来,我的“成绩”超过了狗狗。有一片竟在水面连跳八九下后蹦到对岸……

玩腻了,我俩抹去头上的汗水,沿河向前走。须臾,隐隐听得哗哗的击水声里夹杂着嬉笑声,循声望去,只见河里有人扑腾、游泳呢。这可是热闹的场所,岂能错过,我俩赶紧趋步向前。有四五个10岁上下的乡下孩子赤膊在河里游着,动作幅度大且不好看,但游得还挺熟练稳当,后来方知此谓“狗爬式”。树荫下,一堆堆放着他们的衣裤、鞋子。我不识水性,哪敢下水,只能羡慕地看他们在水中任性。每年暑假,狗狗会到浜北亲戚家玩,故与这些伙伴熟稔。只见他哪里按捺得住,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便纵身朝河中央游去。我生性胆小,唯有眼睁睁看他们玩得开心,足足做了个把小时的旱鸭子。此启蒙经历,在我心中留下遗憾,不消几年,我在游泳池里学会了蹼水、蛙泳。这是后话,不赘。

不过,我自有强项。盛夏之晚,溽暑逼人,我照例到马路边乘凉。老规矩,带上“道具”三件:小凳、蒲扇和象棋。对手呢,大多是附近老弄堂里的棋迷,有小伙伴,也有看得技痒难忍的大人。棋卒跳马的中国象棋,我自幼学会,又因曾在旧书摊上购得《象棋初步》及《开局概要》两棋谱,积累些许研读心得,故一般的“野路子”棋手,我都能应对裕如,战绩居多。这缘于我有理论武装,行棋规范,极少纰漏;残局定式,烂熟于胸。当胜则胜,该和则和。天长日久,我的棋摊有了点小名气。记得有一位在棉纺厂做夜班的老伯常来看我下棋,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苏北话:“这个小弟弟,棋子蛮结棍滴!”

白天,童心在田野水畔放飞;晚间,天性于楚汉棋枰展现。童年暑趣,多彩绚烂而难忘。

征稿启事

凝心聚力促和谐,同心共筑中国梦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:统战时评、学习感悟、人物新风、典故新知、诗词漫画、摄影作品

要求:聚焦统战、文风清新、励志走心,字数最好在2000字以下,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。一路走来,感谢有你相伴!

来信请寄: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 《闵行统战》报收 邮箱:18121119559@163.com

